

莫斯科性格

四幕七場劇

沙佛羅諾夫著
艾 丁 譯

大眾書店 出版

四幕七場劇

莫斯科性格

A. 沙佛羅諾夫著

艾 丁 譯

蘇聯戲劇叢書之一

大眾書局

譯者後記

本劇譯自一九四九年八月份之英文版『蘇聯文學』。英文譯名爲『The Moscow Character』，作者爲 A. Sofronov，英譯者爲 R. Prokofieva。

本劇曾經獲得一九四八年度頭等斯大林獎金；同時，上演本劇之莫斯科國立小劇院（Maly Theatre），亦因演出時之輝煌成就，獲得了頭等斯大林獎金。在蘇聯，除小劇院外，還有好幾個劇院，也在上演本劇。各院賣座之盛，均能歷久而不稍衰；蘇聯人民對於本劇之愛好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不久之前，我國『青年出國文工團』路經莫斯科，訪問蘇聯文壇巨匠法捷耶夫（A. Fadeyev）時，他特別推薦了這一劇作，認爲是蘇聯最成功的劇本之一。

『人民文工團』爲了要排演此劇，將翻譯的任務交給了譯者。費了兩個星期多的夜以繼日的時間，算是譯出來了。

對於文學作品的翻譯，譯者一向都是主張『直譯』的；理由呢，賢明如讀者，自能瞭解，無需贅述。但遇到劇本時，問



基價

P.0001——3000

登場人物

波塔波夫，亞歷賽·吉爾亞尼奇——機器製造廠廠長。

格麗涅娃，伊麗娜·費道洛芙娜——共妻，紡織工廠職工委員會主席。

格麗涅夫，費道爾·史泰潘諾維奇——紡織工廠廠工長。

格麗涅夫，維克多——莫斯科大學歷史系學生。

波洛左娃，尼娜·伊凡諾芙娜——聯共（布）區委書記。

克魯支科娃，安娜·賽爾該耶芙娜——織工，最高蘇維埃代表。

塞維洛娃，奧爾加·伊凡諾芙娜——紡織工廠廠長。

克利伏仙，伊格拿特·史泰潘諾維奇——機器製造廠高級技師。

柴特塞夫，賽爾該·賽爾該伊奇——機器製造廠計部主任。

德魯支寧——機器製造廠黨委書記。

史維雷多夫——復員軍官。

貞雅——學生。

蘇維埃

蘇拉——波塔波夫之秘書。

瑪霞——區委辦公室職員。

聯共（布）區委會委員數人。

地 點：莫 斯 科

時 間：現 在

第一幕

第一場

機器製造廠廠長亞歷賽·波塔波夫的私人辦公室。是一間陳設優雅的大屋子。左面一張小桌子上，放着機器模型和制製品。一面的牆上，懸着一大張圖表，用紅色和黑色絲帶畫着生產曲線。是個夏天的正午。從開着的窗子望出去，是典型的莫斯科景色。心情很好的波塔波夫，正同他的秘書蘇拉站在圖表前面，把紅色絲帶移向圖表上的最高的地方，

波塔波夫——波夫也沒有預料到会像這樣的，蘇拉。

蘇拉——關於這事，我們怎麼辦呢？

波塔波夫——他承認百分之九十五是最高計劃！我們畢竟

成了一百三十七了。這就是我們愚弄了他的地方。

蘇拉 我要不要再另外造一張圖表呢？

波塔波夫 不要。沒什麼關係，蘇拉。我們會把這條絲帶扯到圖表上面，就像這樣的，再用針釘住，盡可能的使它往高處去。（把紅絲帶釘到木板的頂端，退了回來，讀着圖表。蘇拉站在他旁邊，也在研究着）正像一幅艾瓦方夫斯基（Aivazovsky）的畫（註）一樣的好呵，不是麼，蘇拉？

蘇拉 呵，是可愛的，亞歷賽·吉爾亞尼奇！

波塔波夫 可愛，對極了。（哼着一首古老的催眠歌：「老奶奶有隻小山羊，她非常愛它；是呵，她愛它。」電話鈴聲了。蘇拉拿起聽筒）

蘇拉 喂！是的，是廠長辦公室。請等一下。亞歷賽·吉爾亞尼奇，你的女人……（把聽筒遞給波塔波夫）

波塔波夫 是的，伊麗娜·費道洛芙娜。（哼着：「老奶奶愛她的小山羊」）好興致麼？為什麼我不應該好呢？不成，今天晚上，我回去得晚。要到中央政府去。你回得也晚麼？呵，當然囉。職工會開會。呵，是的。我係，你是會被選為主席團的。你是對的！喂，職工會員，如果你到家比我早的話，就請把茶壺預備好，成麼？好呵。來看我？好的，讓她來吧。當然我會招待她的。馬上。你說，重要事

（註）Ivan Konstantinovich Aivazovsky (1817—1910)，俄國

海洋畫家。善於繪波浪動盪狀態，以作海戰圖著名。譯者。

情？這位印花布同志能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呢。呵，好吧，好吧。注意：不要忘掉茶呵。（掛上縫簾）真糟心，蘇拉，老婆是個職工會職員，負責管理公共食糧；而丈夫呢，却必須自己搜刮糧食去。牢牢記在心上吧：你要是結婚的話……

蘇拉 我會的，亞歷賽，吉爾亞尼奇。

波塔波夫 你要好得多了。呵，蘇拉，我要等待塞維洛娃，

那位紡織工廠廠長。她來了，馬上給請進來。

蘇拉 好的，亞歷賽，吉爾亞尼奇。

波塔波夫 請你把克利伏仙請來。

（蘇拉下，在門口幾乎同柴特塞夫撞在一起）

柴特塞夫 亞歷賽，吉爾亞尼奇，部長來電話了麼？

波塔波夫 是的，他提出要慶祝我們呢，賽爾該·賽爾該伊奇。還好，是麼？

柴特塞夫 呵，一方面呢，對於這一類事情，現在我們已經習慣了；但是，另一方面呢，這也是愉快的，當然……

波塔波夫 爲什麼我們能作到這步呢，賽爾該·賽爾該伊奇？因爲我們的生產，進行得很順利呵。整個蘇聯都使用着我們的機器呢。如果你偶而到卡薩克斯坦（Kazakhstan）去度你的休假的話……

柴特塞夫 那麼多的地方，爲什麼我應該到那裡去呢？

波塔波夫 或者到伏爾加（Volga）……

柴特塞夫 我正計劃帶上一根釣竿，在克魯亞茲瑪（Klyaz-

ma) 岸邊消磨我的假期呢。

波塔波夫 「在池子裏釣魚的人，不過是一個……」那句俗話是怎麼說的呢，賽爾該·賽爾該伊奇？

柴特塞夫 你真愛說笑話呵，亞歷賽·吉爾亞尼奇。

波塔波夫 爲什麼我們不應該說笑話呢？我們已經憑了勞力獲得這種權利了。（哼着）「老奶奶有隻小山羊……」

柴特塞夫 （模仿着波塔波夫）她把他翻成皮襖了……

（克利伏仙上）

克利伏仙 亞歷賽·吉爾亞尼奇，發生了什麼事麼？

波塔波夫 發生了什麼事，技師同志？告訴他吧，賽爾該·賽爾該伊奇。

柴特塞夫 部長來電話了。

克利伏仙 是麼？

柴特塞夫 你是多麼冷淡而無情的一個傢伙呵！任何事情都不能把你鼓舞起來麼？他提出要慶賀我們呢！

克利伏仙 噯，我們是應該受到慶賀的，不是麼？

柴特塞夫 但是，「部長」打電話了！部長呵，喂！

克利伏仙 那也用不着驚歎號呵！

波塔波夫 好了，令人滿意的是：知道你的工作已經被賞識了，不是麼，伊格拿特·奧泰潘諾維奇？我們已經接受到另外的定貨了。全年計劃被捆得太緊了。

克利伏仙 呵，妙極了！

波塔波夫 是的。（走向部長，柴特塞夫和克利伏仙跟隨着）如

果上個月我們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七，那意思就是說，我們是會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的，不是麼，伊格拿特·史泰潘諾維奇？

柴特塞夫 當然可以！

波塔波夫 （向柴特塞夫）等一下。（向克利伏仙）我們可以作到麼？

克利伏仙 當然囉，並且還可以提前……

波塔波夫 提前到什麼時候呢？

克利伏仙 四年，我可以說……

波塔波夫 四年？不成，伊格拿特·史泰潘諾維奇。三年半！就是要了我們的命，也得如此！四年！啊呀，誰都能在四年裏完成五年計劃的。那不算什麼偉大的功勞。

克利伏仙 呵，是的，那是……

波塔波夫 不錯，那也是一種功勞……但是，我們必須設法作得比那個還好。我們一定要超過任何別的人去。……現在，我們已經超過標準生產量了……來吧，伊格拿特·史泰潘諾維奇，作個簡單的數字劃吧。

柴特塞夫 三年怎麼樣？

波塔波夫 （向柴特塞夫）向那裏進行吧。當然，三年也並不壞；但是，我們還作不到……到了，伊格拿特·史泰潘諾維奇，這對於你是個難題：就著眼於三年半，把一切都完成了吧。你覺得我們能作到麼？

克利伏仙 我想可以，亞歷賽·古爾亞尼奇。我要試一下。

柴特塞夫 你是多麼冷酷的一個傢伙呵，克利伏仙！『我要試一下』。『我想』。爲什麼你不說『沒問題，我們會作到的』！

克利伏仙 呵，你是會作到的，我相信！

波塔波夫 好了，這是我們最近的目標，我們必須盡我們一切的力量去完成它。那是當然的。（向克利伏仙）我想起來了：你什麼時候請我們去參加你的新屋落成宴會呢？

克利伏仙 快了。我還沒有完全安置好呢……

波塔波夫 什麼時候你舉行婚禮，我們好去跳舞呵？

克利伏仙 （瞥了一下柴特塞夫）我可以走了麼，亞瑟賽，吉爾亞尼奇？

波塔波夫 （向柴特塞夫）賽爾該·賽爾該伊奇，在船艙部那裡，運輸上出了點毛病。趕快跑去看看，究竟有些什麼麻煩，好麼？

柴特塞夫 （伸手去打電話）我會下命令的。

波塔波夫 下命令沒用。親自參加去吧。你知道，什麼也趕不上親身去接觸的好。

柴特塞夫 （顯然是很勉強的）好吧，我親自去出席吧。

波塔波夫 這才是正道呢。（柴特塞夫下。向克利伏仙）有什麼麻煩呢，伊格拿特·史泰潘諾維奇？

克利伏仙 麻煩？

波塔波夫 我們給了你一個房間……以爲你要結婚……

克利伏仙 我可以放棄這個房間的。

波塔波夫 （差不多像父親一樣的）喂，丟開你那驕傲吧，伊格拿特·史泰潘諾維奇。不要任性吧。就我這方面而論，這也不是什麼無聊的好奇心。我早就想問你了。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，也用不着害羞……

克利伏仙 倒不是什麼害羞的問題……我犯了一個錯誤；現在，我正因此而付出代價呢。

波塔波夫 什麼錯誤？

克利伏仙 克魯文科娃同我吹了，而那正是我自己的過錯。

波塔波夫 可以補救呵……

克利伏仙 對不起，我說，不可以。

波塔波夫 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？

克利伏仙 幾個月以前了。

波塔波夫 爲什麼你一點也沒有說過呢？

克利伏仙 這實在不是什麼愉快的題目呵。

波塔波夫 但是究竟你們二人之間發生了些什麼事呢？

克利伏仙 你知道，亞歷賽·吉爾亞尼奇……她是個工人……我覺得，在教育方面，是這樣的懸殊，我們要過活下去，一定會很困難的。……讓我怎麼說呢？從一開始，對於她，我就採取了一種愛護的語調。沒有什麼成就……

波塔波夫 但是，沒有成就了什麼呢？

克利伏仙 （感情衝動的）我要提高她，你瞧，我要她很快的變得有了學識……我帶她到博物院去，到劇院去，到講演會上去，買書給她讀……但是，我怕我是小題大做了。

波塔波夫 難怪……喂，先生，她在上着夜校呢……

克利伏仙 我願意幫助她。

波塔波夫 不錯。幫助她到了神經衰弱的地步完蛋！你始終就沒有同她談到過愛情麼？

克利伏仙 不怎麼多。

波塔波夫 （模仿着）『不怎麼多』。你真是一個漂亮傢伙！

克利伏仙 總之，她甩了我了。

波塔波夫 因為你一開始就錯了。起初，你應該使用愛情；那麼，她就會跟着你到地球邊上去，更不必說博物院了。

克利伏仙 噫，經過情形，就是這樣。

波塔波夫 是的，糟透了。現在呢，你的這位織工，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了。你愛她麼？

克利伏仙 似乎有點像。

波塔波夫 你還算明白。就作為一個選舉人吧，和她約定相見，乾脆把實情告訴她。如果她愛你，你就會同她成立諒解了。

克利伏仙 不成，現在是不可能了。

波塔波夫 噲噲，想想看，三間屋子的一個房間，却空在那裏！或許終久你會成功呢？好，就瞧瞧我同伊麗娜吧，我們兩個人都有一副牛脾氣，但是我們一來過得非常之好。我們是誠實，坦白。你必須時時低頭，當然，這正是爲了面子的緣故。但是，總而言之，在我們的家庭裏，誰是領

袖，那是無可懷疑的。……她從來都沒有夢想到反對我的，從來都沒有！這對於你是比較困難的，當然，娶個代表當老婆。你不會很好的對付一位代表的，會麼？

克利伏仙 好了，現在，我也用不着了。亞歷賽·吉爾亞尼奇，如果不是你提起來，我是寧可不再談到這件事的。

（蘇拉上）

蘇拉 塞維洛娃同志來了。

波塔波夫 請進來。（蘇拉下，塞維洛娃上）請爲紡織工業讓開道路！敬禮，奧爾加，伊凡諾芙娜！請允許我介紹我們的高級技師，伊格拿特，史泰潘諾維奇，克利伏仙。伊格拿特，史泰潘諾維奇，來見見奧爾加，伊凡諾芙娜，塞維洛娃，紡織工廠廠長。（她們握手）

克利伏仙 （向波塔波夫）現在，你不需要我了吧？

波塔波夫 是的，目前不需要。

（克利伏仙向塞維洛娃鞠躬後走出。塞維洛娃臉厭的望着他）

波塔波夫 啊哈，給他來個秋波一瞬間，奧爾加·伊凡諾芙娜？罷了，罷了，女人始終是女人呵！

塞維洛娃 爲什麼她應該是個男人呢？實際上，他們已經够多了。

波塔波夫 呵，我可不想重新定。現在，我們男人是大人的需要着呢。

塞維洛娃 你不害羞麼，波塔波夫！有些傻瓜，發表了這種謬論，而你又背出來了。

波塔波夫 呵，我看見你是以極大的興趣在研究着他呢。在男人裡，這傢伙實在是塊寶貨，你不覺得麼？況且，他還是個光棍兒。你或許還要糟糕呢。他會給你當個好丈夫的。

塞維洛娃 夠了，波塔波夫。我到此地不是來搞個丈夫的。

波塔波夫 那麼，我的好鄰居，你是來作什麼呢？

塞維洛娃 是爲了苦隣的帮助。

波塔波夫 那一類的帮助呢？

塞維洛娃 就像這個工業對於另外一個工業那樣的。

波塔波夫 奧爾加·伊凡諾芙娜，我們的戰線，是這樣的不同呵。

塞維洛娃 波塔波夫，這不是什麼保持戰線的問題呵。

波塔波夫 但是，我的親愛的女先生，你作的是印花布和旗布（bunting）。你們還在十八世紀呢。我們是造機器的。如果是我在負責的話，早就把你們的人遷出莫斯科去，到什麼烏拉第米爾（Vladimir）或是穆朗（Murom）附近去了。

塞維洛娃 你那麼賣力，爲什麼不更遠一點呢？

波塔波夫 越遠越好。莫斯科，奧爾加·伊凡諾芙娜，再不會是一個印花布的城市了。很久以來，它就是一個重工業中心了。

塞維洛娃 用不着同我來標語口號呵。

波塔波夫 好，好，請別冒火。你有什麼心事呢？

塞維洛娃 開玩笑到一邊去，亞歷賽·吉爾亞尼奇。我敢說，你是知道你的岳父和工程師高本柯所設計的機器的。

波塔波夫 這個老傢伙時常是在發明着什麼東西的。

塞維洛娃 你知道，這是一種電氣彫版機。現在，我們得費三個禮拜到兩個月的功夫，才能彫出一幅圖案呢。用上這個機器，兩天我們就能好了。兩天呵！想想看，我們可以用上所有那些圖案製出美麗的織成品了。現在，我們一年大約造出九十種花樣。用上這個辦法，我們可以作出八百種來。八百種呵，波塔波夫！

波塔波夫 你談起來就好像你是個美術設計家似的。

塞維洛娃 有何不可呢？這種新的機器，會幫助我們改善我們的織成品，使它們更能吸引人的。用上所有那些新的圖案，我們也可以生產出更多的布匹呢。

波塔波夫 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！

塞維洛娃 瞧吧，近來，人類進步到什麼程度了！人們正以超音波的速度在飛行着。原子能已經不成其爲秘密了。

波塔波夫 我聽說了。

塞維洛娃 然而，我們却仍然用着古老的方法製造着布匹。

波塔波夫 奧爾加·伊凡諾芙娜，紡織工業是一個落後的部門呵。

塞維洛娃 好，我們正在改革着它呢。

波塔波夫 真的麼？

塞維洛娃 如果不是爲了這次戰爭，我們以前就作成功了。